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 А ты откуда-то взялся-то, дедко?
— А божий я...
— Божий, обшит кожей? Знаем мы вашего бога, таких-то божьих... Говори уж прямо: бродяга?
— Случалось... От сумы за от тюрьмы не отдался, миленький. Из-под Черчииска ушел, с рубликов.
— Так-то вот ладнее будет... Каторжный, значит?
— Как есть каторжный: ни днем, ни ночью покоя не знаю.
— Ну, мы тебя усвоим... К начальству представим, а там на выслугу определят, пока что.

Толпа мужиков обступила старика и с удивлением ег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Да и было чему появиться. Сгорбленный, худенький,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улыбался, моргал глазами и жвачкой зарыл во рту вопрены. Его одет был тоже как-то несообразно: длинная, из синей ватины рубаха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иже колен, а под ней как есть... На ногах были надеты шерстяные бабы чулки и сибирские лапти. Поверх рубахи понатое, а на голове вален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белая шапка. За плечами у старика болталась небольшая сумка. В одной руке он держал берестяной бурачок, а в другой... Булу черемуховую палку.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не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 Бурачок-то у тебя зачем, дедко?
— Бурачок?... А это хитрая штука. Секрет... Он, уначок-то, меня из тюрьмы выкупил.

— Он и ты с бурачком-то ворожил в курье, даступил,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с рябым лицом. — Мы, значит, косились от утору и видно, как по ококам он ходит... Этак из-под рубахи выманит на реку, а потом присядет и в бурачок себе омыть глаза. Ну, мы его и взяли, потому... не прост человек. А в бурачке у него...

曹靖华译著文集

I 512.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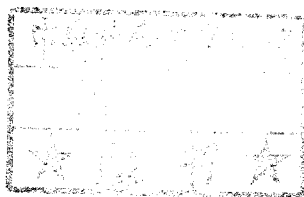
81437



200198446

曹靖华译著文集

北京
河南
教育
大学
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三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70千字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100册

ISBN7-301-01485-6/I·242

定价:4.60元





目 录

油船“德宾特”号	1
作者自传	3
译者序	7
油船“德宾特”号	13
电键	15
指挥官	27
乌合之众	77
挑战	99
斯达汉诺夫式航行	130
风	167
车臣岛	187
必要性	218

油船“德宾特”号

〔苏联〕克雷莫夫

Ю. КРЫМОВ

ТАНКЕР „ДЕРБЕНТ”

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订正。

作者自传

我于1908年生于列宁格勒文学出版部的一名编辑家里。我的童年恰好是在内战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学校公社的寄宿学校里渡过了我的童年。这些年月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回忆，而且使我早熟了；不过，可惜不给我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儿童在正常中学里所获得的那些必要知识。历史课或数学课常常被“去削马铃薯！”“去卸劈柴！”的值日的喊叫声打断，于是我们就飞快地跑到院子里，教员也跟在后面来了。那时，我们自己替自己服务；学校经费很少，可是学生很多；教员很年轻，学生粗暴、顽皮、早熟。革命使教员们返老还童了，使儿童早熟了，这么一来，使他们接近了。我们在学校里得到的知识都是片断的，可是都记得很牢。我们相互间的友情，不带丝毫感伤，可是根深蒂固。逃避社会工作，是要被同学们嘲笑的。我们在教室里的墙上用粉笔写道：“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口号在当时对我们不是一个抽象的公式。我们不停地工作，我们懂得什么叫做饥荒。

我调查了同班同学的情况。他们此刻在生活中都占有巩固的位置。两个姑娘都当上了工程师，我的一位亲近的同伴做了飞机制造的设计员，另一位当了陆军上校，还有一位当了新闻记者，我们最年轻的教员，现在成了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名闻世界的学者了。可是在那渺茫的已往的年代，我们不曾想到职业的选择，因为除去一种最光荣的职业——红军以外，连一种职

业也不知道。

我们毕业时正是内战的最后一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了，全国都高喊着电气化和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在工人补习班和大学里，仓卒培养新干部。时代精神也影响到毕业的学生。我的大多数同学，连我自己也一样，都进了工业大学。

我最初的文学尝试，还是在小学年代。我酷爱读书，对俄国古典作家很熟悉。我记得，我读契诃夫的作品时，特别感到满足。我尽力去理解在读契诃夫小说时，我所获得的那些无形的，可是强烈的心情的表现手法。我尽力从语句里，从音调里去发现这种手法。当我读到契诃夫的朴素风格时，我感到很易于接受。这种感觉使我受到鼓舞，于是就大胆拿起笔来。可是当我刚把我写的短篇小说一读，就对自己的作品厌恶起来了；于是搁笔很长时间，以便在别人技巧的影响下重新执笔，但是又失败了。

在我读书的机械物理专科学校里，有文学研究社。青年们对诗很热衷，其中大概有些有才干的人。可是那些诗大半都是矫揉造作的，思想内容怕连作者自己也弄不清。那些年代，在莫斯科流行不少文学上翻觔斗的人。青年人追求形式，自然极力模仿他们。我记得我也曾迷恋过矫揉造作的虚饰，用语言的花样去装饰它们。可是这种迷恋没有持续多久，而且后来我更严肃地着手研究起古典作家了。我还带着写日记，在日记里写学生生活、人物和事变。这习惯很快就成为必需的，而且在一生中根深蒂固下来。后来我在这朴素的记载里发现，同模仿别人的时候相比，我更接近目的了。

应当说，那时我还远不曾梦想过做一名职业作家。伟大的建设年代来到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第聂伯河水电站和库兹涅茨克煤田都已经有了——集体化和社会主义竞赛的年代来到了。

我参加了电台的建设工程。完成了这工作，我被派去担任水路

运输工作。我的工作造船场，在海湾，在苏联各处的沿海码头。我于是同青年工程师们和有风度的专家们，同基本工人和季工们，同从工人中间提拔起来的卓越的有才能的人们接触了。我的人生观的基础，就在这些年代形成了。

我屡次尝试写一部中篇小说，可是每次都把手稿束之高阁。我觉得那不过是我所思索的结果的毫无生气的反映。

1936年，我在“职工国际”号油轮上向里海航行，我第一次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接触了。

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主导者中，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突击队员们迥然不同的那种原则上的新东西，使我吃惊。那时苏联人刚刚开始利用技术，他们紧张地同浪费时间与劳力作斗争，以求取得生产的胜利。新人在新的工业技术的基础上成长了。工人、工匠、工程师都胜过了自己技术的指导者，提出倡议，与旧习惯旧定额开展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的这种斗争取得了胜利。最早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道德风范，他们的坚决意志和品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油船上航行，记日记，后来回到莫斯科，就写了《油船‘德宾特’号》。



译者序

1

克雷莫夫原是《油船‘德宾特’号》作者的笔名，他的真姓是别克列米舍夫。1908年生于列宁格勒，幼时随母迁到莫斯科。1930年大学毕业后，就专习无线电通信，被派往里海担任无线电方面工作。1933至1934年，船行于巴库与德宾特间的油船上。德宾特是里海岸上的一个城市。

1938年，作者一鸣惊人的《油船‘德宾特’号》问世后，立时成了苏联文坛上极有声誉的作家，并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当时他虽然才30岁，可是已经是一个极老练的人了。他已经有海员、船只无线电员、物理学家、机械发明家和石油工程师等的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位苏联石油工程师一跃而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家庭里，就像自己人似的，不但有自己的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有非凡的文学天才。他具有真正艺术家所必须的特点：对生活的兴味和文学的兴味。

他受了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对自己所写的每一行东西都非常严格。在文学上他已经享有盛誉，但依然不放弃自己的科学发明活动。他不像一个旅行家似的，去观察周围的现实，而是积极地、多方面地去参加这现实。他在一封信里说：“苏联作家不应当在自己的熟朋友中间的小圈子里，在自己的俱乐部和城市里兜来兜去，而应当到海阔天空的社会里去，到那些创造新生活的千

千万万的大众中间去生活。”这话对克雷莫夫自己不但是一种愿望，而且是一种实践。他深切体验到伟大的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环绕在他周围的那种紧张而沸腾的生活，他全部生命都浸沉到这样的生活里，成为这样生活的积极参加者。生产战线上风靡全国的社会主义竞赛与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英雄，首先吸引了他的注意，成为他作品的中心。列宁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说：“不了解事件，那他所了解的人物就不能不是皮相的……”克雷莫夫能深入到他所写的那些人物生产活动的核心里，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感受，一起呼吸，揭示苏联人的真实性格，毫无浮光掠影的摹写，这就是他的作品生动、逼真、感人的力量源泉。

1940年，第二部小说《工程师》问世，又得到广大读者及评论家的赞誉。

1941年，希特勒侵苏战争一爆发，克雷莫夫担任部队报纸《苏联爱国者》的通讯员和红军营政委，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出发到乌克兰前线去。不到三个月，在波尔塔瓦州的波戈杜霍夫卡村附近，他的一小部分部队被敌人包围。作者在包围圈内，在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的部队，在炮火的包围圈中，已经进行了四天的保卫战了。每夜通红的火圈，把我们包围着，地平线尽处，通红的火光，把天都映红了……繁星都显得苍白起来……清晨的时候，我们出了村子。集体农庄庄员们的面孔是严峻的。妇女们都在低语。指战员断断续续地喊着。马达在吼叫。马在嘶鸣。‘别难过，同志们，我们要回来的！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如果不是我们，那就有跟我们一样，不比我们差的人会来的……德国法西斯会被粉碎的……’”。作者在极惨烈的血火中，奋不顾身救护伤员，他曾经把两个伤员从炮火下背出来。他说：“他们的生命比我自己未来的一切都宝贵。”

在这次众寡不敌的交手战里，作者受了七处刺刀伤，终于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是1941年9月20日。

这不幸的消息，直到两年之后，才由当地的一个集体农民传出来。他不但亲自掩埋了作者，并且还保存着作者的遗物，其中有三份证件，都被子弹及刺刀穿破，此外还有一封浸透了血迹的没有写完的信。从这封信上知道他在殉国前入了党。

1944年秋天，一名英国海军，读了英译本的《油船‘德宾特’号》，很受感动，就匆忙从马耳他岛给作者写了一封信，想把他和他的同志们所得的印象告诉作者。当时，在对德国法西斯的紧张作战中，这位英国读者觉得这部写平时生产的苏联作品，比一切写战地报告或故事的作品更生动，更吸引人：

“看了你的小说，使我对于苏联人民的思想与观点更接近了。你这部作品，使我们对于红军的战斗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希望战后能到苏联住些时候，希望能同你认识，并更仔细地研究你们的新的生活方式。”

这位英国读者却还不知道，他写信的这位苏联作家，三年前已经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可是这位读者的看法是对的，他觉得《油船‘德宾特’号》里所表现的工程师巴索夫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那种气氛和充溢着热情与进步思想的人民军队，和红军那种盖世的丰功伟绩，是血肉相连的。这看法是对的。巴索夫——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真正的苏维埃型的新人，从这些人物中才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卫国战争以来用自己的生命来消灭法西斯，捍卫祖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

德国法西斯的屠刀，斩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克雷莫夫的生命，到现在将及十年了。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类的损失。十年来，中国读者读了他的《油船‘德宾特’号》的颇不

少,而知道他的身世的恐不多。

2

《油船‘德宾特’号》是克雷莫夫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写1935年斯达汉诺夫运动发生那一年的一艘油船,排除一切艰难,完成运油任务的事。这是苏联第一部纪念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碑石,作品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极平凡的苏联人,完成了极不平凡英雄伟业。

“德宾特”号是最糟的一只油船。“没有充分利用机器,船上乱七八糟”,领导人有些“烂污”,船员是些垂头丧气、偶然杂凑、少经验的“乌合之众”。领导不能深刻了解船员,船员相互间也缺少同志式的亲密,缺少互相了解和信任,普遍表现出官僚化的漫无组织的现象。同时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那种敷衍塞责,墨守成规的作风,不但支配着某些旧的领导人物如船长顾泰索夫等,而且,在一些落后的群众身上也残存着。这样,人讥之为“内燃乌龟”的“德宾特”号,要想完成任务,真是比登天还难。

在船长顾泰索夫的优柔寡断,领导无能,轮机手贾茨基的阴毒奸滑,离间破坏,船员们的萎靡不振,人心涣散的“小小世界”里,来了一个主任工程师巴索夫。这是使这只“内燃乌龟”转入斯达汉诺夫运动轨道的转辙人。

巴索夫是社会主义现实所产生的英雄,是苏联文学中第一次刻绘出来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优秀典型。他随时随地为了更好的生活与工作而进行韧性的战斗。随时随地找寻缺点,消灭缺点,随时随地挖掘一切“潜力”,煽起人们的创造的火焰。他从来不选择,也不追求容易的道路。他在油船上发现油轮左发动机旋转 103

次,右发动机旋转 105 次,如果把发动机好好调试一下,都可达到 110 次。为此应该把“德宾特”号的一群“乌合之众”组织起来。实际上,如果船上真是些“乌合之众”,恐怕巴索夫也是束手无策的。船上除极少数的例外,都是纯朴的好人。因为这只船的成绩很坏,一般人都瞧不起这些船员。这使他们很难堪,使他们失去了信心。启发他们的信心,唤起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自己都是有作为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有一次,油船“阿马利加”号从“德宾特”号跟前经过,“德宾特”号向它行礼,它不答理,“德宾特”号船员们觉得这是很大的耻辱。巴索夫就乘此机会,调试机器。如果没有巴索夫,恐怕船员们这种瞬间的耻辱感与愤怒会很快消失呢。而他却善于抓紧时机,提出具体任务。在调试机器的时候,几乎把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这些人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成绩,远超出他们的预料:

他激动地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尤其注意到人们脸上新的表情。已往那种懒散麻木的表情,似乎从他们脸上消失了,换上了迫不及待和热烈好奇的表情,这种表情是当人们第一次把心放到庄严的事业上才有的。

巴索夫调试过的机器,即刻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初次的胜利,把人们的信心鼓舞起来了。当报纸上一发表斯达汉诺夫创造的生产纪录的时候,他们也要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这群“乌合之众”即刻表现了主动、发明、创造的精神,这在巴索夫是没有料到的。他们即刻明白,他们所处的屈辱地位不是毫无办法的。他们即刻就想打破这局面,彻底利用机器,想出种种办法,“挖掘一切潜力”,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作者写竞赛的全过程,何